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八十二回 梁善娶妾得多男 邵禁因齋結眾社

卻說蠹道人聽了老道附耳之言，乃走到山谷，把那堆塞的草柴亂石盡搬了山傍。蛇蠍見亮，乃走出來，方要變化，被道人一手捉住蠍子，把他的毒尾去了一擲。那蠍子未曾防他，道人又蠢愚不信甚毒。花、赤二蛇也不知被道人捉住，方才張口，蠹道人也去其毒牙。蛇、蠍去其毒，他沒了勢，隨那道人拿拿弄弄，倒是個馴良家的一般。道人方才說道：「我老師父看僧面不焚你，你自知悔，有此精靈，莫要傷人，久久自超善道。」蛇蠍從從容容，往荒遠處藏躲去了。道人方回清平院來，見了老道，回覆前附耳之言。方才要回庵，忽然兩手疼痛起來，倒地打滾。老道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中了蛇蠍之毒，如何處治？」尼總持見了，說：「沒妨，沒妨。汝為山谷行人除毒，決不致你遭毒害。」乃念了一句梵語，噴了一口法水，道人頃刻止痛，拜謝了高僧，隨中野老道回庵。卻說庵前何人家妖怪吵鬧，乃是一人姓梁名善，夫妻二人生了一子，叫做多男，與一交契曾指腹結姻。兩家俱各殷實，後交契生的女兒患病，得了個殘疾，梁善之妻便要悔親。梁善道：「已指腹結盟，如何悔得？」無奈其妻執拗，多男三四歲，無奈女家一貧如洗，其妻瞞著丈夫，又聘了一個勢惡人家之女。梁善不能違妻，交契力不敵勢惡，遂解了盟。豈知天道不容，一日，多男到海邊同兒輩戲耍，忽遇一拐人，把多男誘哄上海舟，一風駛開，自南度國刮到東度界口，賣與一個行貨人家做義子。十餘年，這多男也得了一個癱患之疾，足不能行。一日，有一巫醫過其門，多男敬禮求醫。藥餌不效，卻傳多男下假神。每每客來，叫他下神為戲，足尚能跳。一日，梁善之妻聘定勢惡之家見多男被拐，倚勢也悔了親。只有交契之女不肯聘人，說道：「原與梁家為婚，今多男拐去，不知下落。此女又殘疾難婚，況且家貧，不如養著作為守梁子之女。」梁善聞其言，一則憐交契家貧，一則感其義，乃將膏腴之地給其女數畝，以為贍養。

梁善家業漸漸充裕。一日，裹得數百金出外為商。到得東度界口，同輩們知梁善尚無子嗣，乃勸其納妾。梁善多金，乃欣然依從。卻說這地方有幾個刁騙設詐棍節徒，聽得梁善客人多金娶妾，乃串同媒妁設計，把這行貨人家一個美妓，假裝女子，憑媒言定聘禮百金。梁善見了女子，生得：

溫潤真如玉，妖嬈勝似花。
蛾眉施粉黛，寶髻簪烏鴉。
體態千般曼，金蓮三寸窄。
百金不吝娶，但怕惡渾家。

梁善交過百金聘禮，棍徒乃詐言又有一客欲添金奪娶。梁善道：「此事如何處？」媒妁道：「此事不難，梁客官可備下海舟，等候風順之夜，我等與你悄悄把女子送上海舟，一風可到你鄉。」梁善依言，叫下海舟，但候風順。卻說行貨人家得了聘財，分些與原媒聽他設計，要拐騙逃走。只因多男殘疾難行，一則也嫌他無用，空養著他，乃與媒計，將多男扮作女子，悄悄送到梁善舟中，說此女害羞，必到客官家方可成親。梁善依言，半夜果然風順，一帆到得家中，將轎子抬了假女子，扶入房內。方才要入房成親，不防其妻妒忌起來，不容丈夫娶妾入房，吵吵鬧鬧。多男卻是學會假神，見房內有粉墨，乃涂頭面，執著一根棍棒，敲敲打打，亂嚷亂叫。家童見了，誤傳梁善夫妻，說是新娶的妾哪裡是女子，乃是個妖怪。夫妻聽得心怕，來房門外偷看，見了花一道、橫一道面貌，吆吆喝喝，亂敲亂跳，嚇得當真妖精，忙叫家童來請中野道士驅除。

老道回了庵，忙收拾符法，到得梁善家裡，先問來歷。梁善說道：「小子只因四十五嗣，娶得外方一個行貨人家女子為妾。一路海舟順風，夜來想是海中也驚了些風浪，把個美妾被甚麼妖怪占了，如今在房中作怪。想我梁善平生卻不曾傷害天理，今日為何遭遇這宗怪事？」老道道：「施主也檢點平日，可曾做些不公背理的事？」梁善道：「只有當年曾與一交契指腹為婚，他女我男果結了親。不期他女得了殘疾，又且家計貧乏，我妻立意退了這門親事，又聘了一家勢力女子。」老道說：「世間婚姻配合既定，豈有悔退之理？你嫌貧又退了親，將那女子置之何地？傷天理，損陰德，莫此為甚！你為家主，怎麼相容！婦女有罪，坐於夫前。後來卻怎樣？」梁善道：「不意孩子三四歲，同孩輩海邊遊戲，不知下落，今十餘年。勢力家又退了聘禮，交契之女殘疾卻愈了，他卻不肯再嫁與別人。小子為此，助濟他幾畝地土，養贍女子，也是他女子守節好處。為此前出外為商，娶個小妾，也只為生個子繼嗣。誰想有此奇事。這便是我當年背了些道理，便有此報。」老道說：「不差，不差。只是此女不改節，交契不忘舊，你又助他贍養，這幾宗善果怎折准不得，還要招個精怪作吵，使你一家不安？幸遇小僧與你驅除。但不知這怪是個甚精，且待我行起符法，自然拿到他審問來歷。」當時，老道作起法來，只見他：

朱符道道焚，令牌聲聲擊。
神將頻頻宣，法劍時時劈。
房裡阿阿笑，妖精怪怪的。
棍棒亂亂敲，老道真真急。

老道在外堂上書符念咒，使了半日，那精怪在內房裡弄假成真，跳了多時，哪裡一毫靈驗！越發打出傢伙碗盞來。老道沒了法，看著蠹道人說：「都是你把蛇蠍去了他牙齒尾毒，傷了陰德，叫我行法不靈。」蠹道人笑道：「我去了蠍子尾、蛇的牙，怎礙師父法？」老道道：「一家有過，罪在家主。我是你家主，便是喝令一般。比如人家家主看見家中童僕傷害蟲蟻生命，見危不救，與喝令不差。我的罪過都是你，都是你。」蠹道人性急起來，說道：「師父弄法不靈，卻推到我身上。我想方才進施主門，三茶六飯、點心饌饌，吃了他的，也只為師父捉怪。似此無功，怎食他祿？我蠹道人也不會書符，也不會念咒，拼著這老性命與那精怪結果一場罷！」乃拿著法劍，往房裡去劈精怪。那多男見道人淘淘的進房，急把臉上粉墨擦去，叫道：「道人，我不是精怪，乃是好人家兒女，被行貨人家設計誘哄了來的。」蠹道雖愚，聽得人言，乃按住劍，叫道：「施主與師父快來！精怪乃是假的。」梁善與老道急入房中，一把揪著多男，拖到堂上便拳打腳踢。不意其妻聽見，始初說是精怪，快心道：「好好娶妾，娶了個精怪來了，正中我意。」及後聽得說是個小漢子，乃走出堂後觀看，見丈夫揪著個小漢子。母與子雖離別了十餘年，聲音笑貌一則還認得一分，一則多男手指，卻與丈夫俱是個六指。他看見，急叫丈夫住手，不要亂打。丈夫聽得妻言，卻才問道：「我把百金行聘，明明娶個女子，如何抵換了你來？好好招出，以便送你官長處審問。」多男哭道：「我也非行貨家人。我記得小時候在海邊戲耍，被一人帶我上船，賣與行貨人家，一向在他家使喚。不想得了個足疾，能跳不能走，他今嫌我，常罵我說白吃了他茶飯。昨叫我悄悄莫要作聲，借個事情上船，外方去醫病。不意送入這房內，我恐要傷害我，故裝作怪。」梁善聽了，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尚記得父娘麼？」多男道：「記不得。」梁善道：「尚記得孩輩麼？」多男道：「也記不得。只記得我老子抱著我時，說我多一個大拇指。」乃伸出手來。梁善夫妻一見，抱頭大哭起來，忙扯多男起來入屋，乃與老道大笑，道：「無子而有子，都是蠹道人一急之力。」中野道士乃賀道：「足見施主行好心之報。且問令郎：足不能行，方才是你家僕扶人，卻是何故害起？」梁善乃入屋問多男何有此疾。多男道：「偶然病發，今已三年，藥醫不效。」老道說：「小道有按摩祝由良法。天既婉轉全了善人之嗣，使就遇著小道之法。料此藥靈，可令一試。」梁善乃扶出多男，被老道外用按摩，內吞符水，癱足立愈。只是精神有些恍惚，眼目略帶昏花。梁善夫妻復求老道治療。老道仍用前法不效。卻遇著交契聞知，忙來問候，大喜，復訂舊盟。這交契叫做任和，與萬年長老交往。一日到方丈來，見善信眾僧與演化高僧談講善功果報。任和也隨在眾中，便說出梁善這段情由。只見道副師道：「中野老道去除怪，便是此陰功，非是怪也。只恐那多男假神弄怪，裝女誘父，卻有一種罪過。便是殘疾，被老道按摩祝由之法救好，也恐未消得這種根因。」任和聽得，合掌道：「師父真是神僧，多男便是行走得，果是精神恍惚，眼目昏花，未得痊癒。」道副說：「叫他吃齋靜

養，勿急婚姻，自然平復。」任和聽了，拜謝高僧教誨，卻又問道：「師父叫他吃齋，只怕病後血氣失養，正當食些葷腥滋補。若吃齋，怎能滋養？」道副笑道：「任善信，你卻不知，精神眼目，不在葷腥滋補。人不齋心，養豈能靜？再急婚姻，終無愈日矣。」尼總持也笑道：「任施主，依你說，我等僧道吃齋的，個個失滋養了。你怎知念佛吃齋，心清意正，這滋養勝如葷腥十倍。」道育也笑道：「恍惚昏花，正是葷腥混濁之氣。有滋有補，實乃靜養之功。」任和聽了，深深又謝。

只見坐中一個善信，名叫邵禁，越序而出，乃向道副師說道：「『齋心』二字，師父可謂至言。小子們座中共有八人在此，正欲求師父大教。」乃指那上首一個年長的善信道：「此位善信姓常素，久不茹葷，發心結了個八齋社。」乃指著坐中八人：「俱是社中齋友，怎麼病者病，貧者貧，有幾人不似昔日未齋時？正欲解社，幸遇師父們到此，卻又講到這齋戒功果。看來吃齋無關貧病麼。」道副乃答道：「第一，吃齋的無病。」常素乃氣噓噓的說道：「小子卻多病，何故？」道副說：「這齋有幾般吃：有願心吃，為父母吃的，神自佑護；為災疾吃的，病或痊癒；為前世後因吃的，要明道理。若是道理不明，口徒食淡何益？有三辛五臘，敬神禮佛誕生吃的；有日齋月齋，一年三載吃的；有胎裡素，從幼不食葷腥的。種種齋功，豈有貧理？」常素道：「不貧之理，卻是何故？」道副道：「天地生人，自有養活衣食，誰叫你奢侈不節，致生困窮？食素的多約，食葷的多奢，小僧說吃齋省儉，自無貧理。若是貧，必定有齋名無齋實；若是病，必是有齋日洗齋心。」常素不能答。邵禁乃說：「師父之言，是個道理。自小子說，真真的常素老道，終日勞苦經營，為子女千年調。這一種貪心病，何益於齋？」乃又指著座間一人名姓竇雄的說：「這位老道，心情梗直，不能容人，乃是一種嗔心病，何關於齋？」又指一人名叫費思的說：「這位老道，名雖吃素，終日思想做財主，多富足，日益窮乏不遂他意。這癡病哪在乎齋。」尼總持聽了，道：「邵善信，你固了明心齋之理。自小僧說，也還虧了三位吃齋，雖病不危，雖貧不困。若是茹葷，這三種病心終難救解。小僧願八位善信齋在口，念在心，莫貪莫怒莫妄想，上敬天地神明，報答國王水土、父母養育之恩，日月照臨之德。以此吃齋，決無貧病之理。」邵禁道：「承師父教誨度脫，我等個個遵依。更乞這四恩以下，再有吃齋當行的實功，願賜指明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吃齋實功善行盡多，列位洗心靜聽，待小僧說來。」尼總持乃合掌，誦一篇佛曲兒。眾在座僧俗善信，俱合掌相和。只見總持開口誦道：

持齋把素總歸心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方便慈悲種善因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不殺不傷生物命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不奸不盜不邪淫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守法隨緣無妄想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憑天靠佛莫貪嗔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修橋補路陰功大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舍鈔施財作福深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解忿息爭休勸訟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憐孤恤寡莫欺貧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寬和馭下無苛刻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好事成人免自矜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施食放生荒旱濟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建齋設醮苦幽神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焚香禮聖朝天拜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報答無疆四大恩——眾和：彌陀佛。」

尼總持誦畢曲兒，眾僧俗齊和罷。只見爐香不燒自焚，鐘鼓聲清清揚揚，滿堂歡喜。邵禁合掌，又問道：「高僧垂教，我等自知齋心功果。但將來自是奉教，有緣相遇的，自一一行此實修。只是八人中見今貧病的，如何救解？望師父指賜解脫之路。」道育師道：「如今皆係從前，若是不知誤為，自然從今消釋。只恐你於齋中故作的罪業，當於眾師前直舉出應病、應貧的根因，待小僧們與善信解釋冤愆，自可消災度厄。」邵禁聽了，乃看著常素眾人，說：「列眾不妨直說過擊，正好求高僧度脫。」只見常素兩眼看著邵禁眾人，待言不言。卻是何意，下回自曉。